



眼下，中国台湾艺术家蒋友柏2026年全国首展正在成都进行。这次展出的37件作品，皆为单色。米白、墨黑、明黄、翠绿、靛蓝、猩红……每种颜色在层层堆叠、如浮雕般厚度的画面里静默讲述。

“我想表达的，是每个人出生就会有自己的颜色，随着社会教育、人生经历的丰富，你的颜色会越来越固定，但不代表用这个颜色活不出色彩。”对此，蒋友柏阐释为单色无限，从单色的直接纯粹，到万象的无限涌现。

蒋友柏很坦诚，说自己小时候也思考过，要挣脱一个颜色。但顿了顿，他补充道，“如果发现挣脱不了，这也没什么不好，我这辈子在试着就自己的颜色，活出我的色彩。”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
记者 杜江茜 李佳雨 梁家旗 摄影报道

1 “我已过了追求认同的阶段”

漫长的时间里，蒋友柏都是作为蒋家第四代人被熟知和关注。

蒋友柏出生于台北，是蒋经国的孙子，蒋介石的曾孙。1988年，蒋经国逝世，12岁的蒋友柏跟随父母移居海外。青年时代再回台湾的他，投身商界，创业设计公司。40岁之后，他才真正拿起画笔，成为艺术家。

于蒋友柏而言，这更像是一场回归。

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谈起，小时候想做艺术家，“我爸说不能养家糊口，不行。”刚创业时，他会因发不出年终奖向员工道歉。如今的艺术创作，他概括为“我的画是一种缝，把东与西缝在一起。”

如今的蒋友柏，有种极致的坦诚。他说，你看见的世界往往是自己选择看见的。

于是，

他以画为窗口，将自己的世界铺展开，让受众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理解。

在蒋友柏的作品里，冷峻的单色肌理旁，有感性的题词。如威严老虎旁，写着“我曾一直寻找自己是谁，或自己应该成为谁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累到再也无力寻找。那时我才明白，我不需要成为任何人，只要接纳做自己就好。”

有人问蒋友柏，为什么他的画作里，小猫是绿色的，大熊猫是紫色的。他几乎没有思考地回答，“在我眼中它们就应该出现在这个颜色中，我不认为大熊猫一定是黑白色，狮子一定是黄色，这是让我的世界丰富和有趣的一种想象。”

对比他人的理解和解读，蒋友柏坦言，自己更在意有没有诚实地去表达，“至于观者、媒体、社会怎么看，我不太在乎。”

当然，这样的“不在乎”是

经历了时间和经历之后的沉淀。

蒋友柏语调沉稳地说，“如果今天对你说，我一开始就不在意，我觉得是骗人的。假如你的底气不足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价值，你一定会在意他人的看法。我目前已经过了追求认同的年龄阶段了。”

蒋友柏觉得，自己在20岁时，积极寻找资源，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。30岁开始知道可以后，寻找的就是成功，“因为你会有物欲，需要活得更好。”到了40岁，达到了自己的目标的状态后，慢慢的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简单，越来越小，“因为我开始可以选择是否跟他人相处，如同我今天也可以选择是否要接受采访。”

台湾艺术家蒋友柏： 我是一个可以把无趣变有趣的人

3 “人这辈子，就只能活成你自己”

这些年，蒋友柏的展览重心都在大陆，他会谈起自己一起跨界共创的大陆朋友，也会说起走过的城市。

“我的愿望是能好好在成都看一只大熊猫。”蒋友柏笑道，他第一次来大陆，是小时候和父亲一起去北京，那时他最想看的是“国宝”，后来才知道，大熊猫的老家在四川。

年少时，蒋友柏有各种不同的梦想，对于各种行业的认知，很多源自当时看的电影和电视剧。长大后，他接触到了曾经梦想中的行业的人，发现他们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自在，“你也会发觉他们愿意跟你相处，是因为你身上有他们不具备的东西，久了你就会发现其实没什么好憧憬的。”

在蒋友柏看来，“人这辈子，就只能活成你自己，这也是人最有趣的地方。”

这次展览开幕的前一天，92岁的江莘也来到现场。作为张大千的入室弟子，江莘老先生面对这些单色作品，谈到了“人品与画品”的合一，那是老一辈艺术家眼中艺术最底层的诚实。

对于蒋友柏而言，他曾表达过，自己“一辈子追求的，就是诚实地活”。他坚持每次展览的作品不重复，“每张画只能出现一次，如果重复出现，就会变得无趣。”因此，此次展览的主题依然是他最喜欢的动物，既有存在于现实的老虎、狮子、大熊猫、孔雀、猩猩，也有传说中的龙。

“兽的眼睛比人真诚。”蒋友柏说，“希望借由一幅幅动物画作，提醒观者，简单一点，诚实一些。”

如今，当有人问及他为何展览的重心在大陆时，蒋友柏会说，“我一直觉得在自家都没做好的事，你跑去国外撒野干什么？所以在大陆的展出就比较多一点。”

那个童年时曾要求张大千给自己画“无敌铁金刚”的男生，继续跋涉在自己的一万小时路上。

“所以你对自己人生的定义是一个一生从事艺术工作的人，或者创造工作的人吗？”有记者问。

“我是一个可以把无趣的东西变有趣的人。”蒋友柏回答道。

2 “我疯狂不了，个性使然”

如是这般，对外界声音的屏蔽，让蒋友柏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聚焦到了自己的世界。他相信一万小时定律，在决定真正拿起画笔时，就为自己定下了“画满一万小时”的目标。如今，当面对还有多久达到目标的提问时，他的回答无比精确，“还差3年半才能完成。”

精准回答背后，是蒋友柏精准的时间规划：凌晨5点起床，遛狗、买早饭、看资料，上午7点40分出门去公司，8点左右开始创作的第一个阶段。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运动、吃午饭。下午没有会议，就继续画画，然后在4点左右回家喂狗、准备晚饭。晚上9点会关掉手机，进入看书和休息的状态。

即使是出差，蒋友柏也会每天锻炼。一如接受采访的这天，他早上也抽出时间跑步锻炼。对于自己从事着一份极富灵感和浪漫的事，却坚持规律到严苛的时间规划，蒋友柏说，“我疯狂不了，个性使然。”

因此，蒋友柏不会将自己的创作状

态寄托在灵感上，“今天有灵感才能创作，这不叫专业。什么叫做专业？就是在任何时间，你都可以去做一件事情。”

这样的严谨和自律，蒋友柏觉得是因为自己的成长环境。

在画板前，蒋友柏依然有着“疯狂的冒险”，这最直观的体现在他作品的材料里。不同于传统绘画使用的颜料，亚克力、树脂、汽车烤漆等材料都能被叠加在他的画作中，他把这个过程称为“探险”。逻辑很简单，没人会这样混合使用工业材料，所以出现的效果自然无法预料，而这刚好和泼彩的概念相同。“你看，每次画画都是一场探险，材料碰撞出的盘漆与变化，是无法预设的。”

与此同时，蒋友柏想要拉近艺术与人的距离，“你们可以随意去摸这些画。”从前年开始，他发现了一种做防水地坪的树脂。创作时，他会一层一层地将树脂堆叠在画作上，多时有三四十层。在这样的堆叠过程中，他呈现着他理解中的“当代国画”，“你们在看画时，自己的倒影也会投射到画上，大家也就入画，成为其中之一。”

蒋友柏和他的作品《狮子座的愿望》。

